



特別
^21
4.262
4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村重
923.6
ka 434
4

八21
4262
4



夜譚隨錄卷之四目錄

修鱗

人同

雜記五則

韓樾干

朱外委

錫人

黃掌班

夜譚隨錄 卷之四目錄



早
学
部
田
大
学
图
书

10260

<2002-257>

屍興
紅衣婦人



夜



蘇園主人蘭齋氏著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修鱗

山左梅和鼎客潮陽。糴糴致富娶妻納妾。買僮僕蓄
婢媪置田宅于白雲坊。遂家焉。然富而不驕。不吝性。
佃儻好施與。異鄉客有落拓不能歸者。苟一告急。無
不應之。如響。以故人欽其高義。而弗忌其多財。梅暮

富而好禮。叔世
罕聞。每見世
之富翁。驕侈淫

夜

修鱗

伏無所不至聲
色貨利無所不
有誰甘此寂寞
者然又非似守
錢虜破屋闌坐
日事會計者流

非徒以貧賤驕
人

總從梅一邊摹
寫起筆力超絕

突如其來而有
如此一番議論
一番行徑離奇

不言度金

卷之四

年能甘寂寞居恒無所事事闢宅後隙地數畝結構
一軒左園右圃嶺南地煖土肥插竹數日成林植樹
彌月垂蔭復疊石為山穿沼蓄魚奇化異卉足以自
娛東隣有修鱗者為郡諸生少失怙恃三十未婚爨
烟屢絕而處之泰然梅重其品行常通慶弔而修生
從不向之搖尾梅或偶供廩給必力辭不受即強而
後可亦必宛轉報復適敵其數而止梅歎曰古人一
介不輕取予吾于修君信之矣自是益敬之會夏日

梅滄茗納涼暴雨驟至承窗如傾逾時雨霽蟬竦在
東忽報修先生至梅驚喜出意外謂高士屐齒來破
苔紋殊足為交遊光寵倒屣迎之握手甚歡修匆匆
作寒暄語即目視假山咄咄稱怪事曰此其定都山
乎山東北十數武有巨石橫臥修度其方嚮曰所謂
大石國也于是循假山而南得魚沼沼西岸見蟻封
高二三寸指是梅曰此東海此蚍蜉國也復蹲身沼
畔拂花撥草若有所覓梅從旁不測所為但接踵追

夜潭看錄

卷之四

修鱗

二

悄恍真旁觀
考不測何故

蛙

隨行云則行止云則止方匿笑書癡作做迥不猶人
既而修竟得一物愕然曰果有是哉梅就視之則枯
鮒一尾長三寸餘蛙已過半矣修却步把梅手還至
假山下繞石搜索見羣蟻營穴銜土出入不休遂爽
然若有所失竚立咨嗟奇潛然泣下梅致詰其故修嘆
曰事極奇異請入軒為丈人詳告之梅懷惑殊甚及
聞修備述其異梅廢然良久頓悟身世相與談禪論
道為方外交後共入羅浮山采藥不返梅仲子蟠根

修生特配之矣

從鄞江上官周學畫故其先人及修生事上官知之
極詳予聞之喟然曰此南柯之續也句法詩誌之先是修
生獨居一室且夕攻苦銳志功名斯有此專蓋銳志于功名者一日勸讀
當北窓午睡矇矓間見一黑衣人排闥入長寸許促
修速起使臣持節至矣修方欲致詢其人已出修遂
巡下榻自覺身已暴縮錯愕間彩仗已例滿階下持
節者衣冠皆非時制侍衛甚都傳呼曰虬蟬國王召
修麟赴闕可即就道修再拜辭謝曰草莽微臣無往

文選卷之三

修麟

三

依禮守節其
素

夜讀陸金 卷之四

見之義詎敢應旌旂之召致乖羔鴈之儀使臣曰王
使臣工下辨令
以先生賢者禮當就見恐致踰垣故使近臣元蚡恭
御蒲輪代將白璧望先生幡然應聘惠辱海邦莘野
謂濱之事唯先生之所熟聞而箕山潁水之風非寡
君之所敢望修再三謙讓不荷如此然後受命左右進冠服掖
之升車人馬紛紜循階而行約行數十里甫抵西牆
下陰念牆西即梅氏園矣行來何覺太遠疑心滿腹
第無如之何姑聽之俄牆下闕一城門樓堞畢具榜

居

曰東關石磴百餘級前驅旂鼓有景而入有數人跪
道左曰關吏祇候矣入關息駕館驛鋪陳極華美水
陸饋餉無算唯與元蚡對亭翊日出關關吏請扈從
元蚡頤指曰免氣象尊大修知其為國之貴臣也日
中抵國門王郊迎三十里冠紫金冠衣赤錦袍尚素
羅鶴氅貌甚奇偉執禮甚恭修下車趨拜王答拜曰
祖宗靈爽得先生辱臨敝邑惟是敝邑之社稷實有
賴焉先生不遠千里必有以教寡人寡人雖不敏悉

史記卷之四

修辭

任用其專事可
謂好賢之至矣

舉封內淮先生之命是聽對曰臣學識短淺性癖出
林既乏夷吾富國之才詎有景畧匡時之志不意禮
隆三聘濫叨絲馬之加敢不力贊一籌勉效涓埃之
報王大喜載以後車告諸太廟爵為上卿軍國大事
肯取決焉修素談經濟一日置身通顯鞠躬盡瘁夙
夜酬知乃請命出巡遍歷郡縣沿海四十餘城各審
其山川形勢親繪輿圖具國西負連山東濱巨海長
林大澤廣斥無邊四境分為八鎮置使相各轄六七

亦大夫丈夫得志上二時

城皆宗臣領之其人好勇多力其俗尚意氣喜遊獵
向南八百里有都會名大石國其風慄悍樂于戰鬪
國人畏之修週巡半載悉了了于胸中歸國復命退
而上疏曰臣奉命巡視封疆往返數千里經歷四十
城郡縣無秦之酷吏邊關皆漢之嫖姚三老興歌萬
民安堵太平有象如此可徵第古之聖君賢相安不
忘危治必防亂強隣孔邇常如虎視之耽耽鄙俗相
沿不趨狼貪之逐逐伏乞防微杜漸易俗移風龜勉

願策金門深得
治理修生養學
亦概可知

之精兵法修真
全杖

羣工以臻上理疏入王優詔答之居無何大石果入
冠鎮南都護司空元蚌告急王加修太宰賜上方剛
命監元蚌元蠲軍督西南二鎮兵萬八千以禦之修
出奇兵繞出敵後夾攻大破之俘虜數千禽其梟帥
大石懼上表稱藩曰修帥神人也南人不復反矣修
諭以利害盡歸其俘及凱旋王犒師于紫茵之宮工
歌采芑以饗將士以修為右僕射兼侍中尚書令平
章軍國重事尚拖花公主賜甲第一區金玉錦繡賞

資無算修安享四十年五子三婚皆為顯官勢力煇
赫會海濱有巨魚潮落失水王命貴臣元蚰率傾國
之民往取厥魚魚長百丈頭尾如山國人捨穰彌月
僅移百里修上疏諫止以為竭民力以縱口腹之欲
非盛德事請罷其役王召修面諭之曰夫學貴沈通
而已忌拘泥若夫戾人情而乖時務王安石所以非救
時宰相也我國人情風土相國蒞治數十年豈尚未
之深悉耶高原磽瘠下隰斥鹵民不耕而食賴游獵

不違時珍徒事
數陳古今治法
卒不能行亦虛
儒生之腐

以此積石為導
相石書年
之不

夜讀附錄
以為生計。臣魚出水。是天賜豐年。羣臣皆賀。而相國
獨有異議。得毋人情時務。猶有未嫻乎。修見所言不
納。快快而退。一日太史元龜奏山蒸土潤。主有大水。
王大驚。議遷都以避之。鎮北都護寧朔侯侍中元蟠
上言。積石山高遠深遠。堪可經營新邑。王大喜。命修
往相宅。修奉命至山。相其陰陽。度其原巘。見山童水
遠。深以為不可。封章馳奏曰。臣奉勅不宅。周視名山。
禹蹟無存。河源殊遠。乃疆乃理。非同直艾之岐。常邑

常寧。詎等盤庚之毫。竊思舊都鞏固。負山海以稱雄。
數代承平。通魚鹽以為利。不如綏爰有衆。奠厥攸居。
黃門以事關重大。非時轉奏。王覽奏。歎曰。書生之見。
胡不遠大如此。即批答曰。佗來以圖及獻。卜知相國
思深慮遠。足見忠愛。皆是都城濱海水患。堪虞。如遷
都之議。一梗則通國之民皆魚鼈矣。茲更使中書令
元蚡為相國輔。速定新都。寡人率宮嬪。臣民行當就
遷矣。修得詔。然元蚡至。乃相與于山之南麓。築城

東

△此非定時不可讀書非度勢

垣建宮室開闢闔葺民居連夜興作工粗竣王已徙都中十餘萬戶陸續而至修大驚遽道而諫曰王奈何輕棄根本之地獨不慮敵國外患乘間竊發耶王降與慰勞改積石山曰定都山以修為故都留守晉爵定都公修拜命即行公主及諸子皆不預聞從人半路多亾去殊深憤恚及抵舊都見萬井一空益憂憤仰天嘆曰不意竭忠盡力反為逐臣王陽厚陰疎受可謂智足以拒諫矣孤臣戀戀復欲何為不如解組

不行徒事拘拘致遭逐深可嗚也

歸田遂我初服名利場中非復我側足地矣因懸綬國門單騎出關關吏叩馬問相國將何之修具告之吏曰相國忠則忠矣然而趨吉避凶之理未之深晰也拘拘于不遷之議而使數百萬生靈盡葬魚腹相國詎忍見之乎修曰注哉流言飛語何足憑信吏曰請相國少留八日當見災異王之心可明相國之怨誹亦可少息矣修本不捨王乃停驂焉居三日天地陰晦大雨如傾浹旬不止平地水深數丈樹頭牽夫藻荇

夜譚遺錄 卷之四
絕、博、大、水、師
船尾壓于樓臺，駭目驚心，聲如萬馬關城地高，猶浸三版。修始信遷都之計非左，乃西向再拜而泣曰：臣負王心矣。縱王不見譴，臣何面目復見臣民乎？言訖，擲撲頭于地，躍身赴水。洵然一聲，午夢忽覺，依然身臥桃笙。夏雨初歇，檐溜猶滴，蹶然而起，自訟奇奇，躡履出戶，緣階而行。冥想夢中去路依稀，可認尋蹤。至西牆下，花甍缺處，有小穴，大如錢，恍似東關形勢，對穴窺之，則梅之魚沼假山，歷歷可辨。穴口有游蟻出。

也。八方悟四十年功名富貴，皆夢中蟻國，幻化而爲之也。閉齋曰：梅慷慨修耿介，皆仙品也。故不學仙而八仙籍，習見世人于忠孝根本之地，及一切福田，皆荒蕪不治，而功名富貴聲色貨利之場，中熱如燒，及稍不如願，輒妄欲學仙，其實七情六慾觸緒紛來，雖有彭咸在側，前推而後挽之，恐一步行萬不敵其一步，却也。

山之巔六月不釋築土為屋屋內冰糊數寸氈帷煖

匠早起被池堆霜出門數步凌封鬚手僵可得呵

耳鼻寒宰有聲或爛且脫幸風自東南來夏風始反

不爾凍且死然南人至此地亦罕有凍而死者予笑

曰世無不可鍊之人人無不可歷之境也陀羅海苦

寒矣而不苦饑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中國人

至彼恣烹炙壓臙臙頭蹄滿衢血管徧地迴思羹藜

藿飯糲梁茲誠樂郊矣所惜冬苦寒否則誠樂予嗤

至言
是亦位託

無百善
人亦苦
至彼恣烹
炙壓臙臙
頭蹄滿衢

知此者寡

之曰得隴望蜀人之心無止期也角缺齒豐天與人

無全境也似麋而大者曰堪達爾汗疑其即麋也前

昂後低多力毛粗而長為裘煖角扁而厚為決良人

以其皮可裘而角可決也騾馬彎弓逐而穢之獲厚

利予蹙然曰夫皮所以庇角所以衛也今乃知庇身

者適以庇人自衛者反以自斃是可悲也李曰其脣

方大而厚多膏味極美八珍中有猩脣即此物也以

角試水毒則角綠色又有掃雪者大於貂毡白毫長

明哲保身不在
外而在內人當
鑒此而不徒工
自庇自衛之術

死音分呂音顯
也
人當知夏貴而
其德似玉然則苟非其人將賦鴉梁焉真弗貴也
況膺乎有不曰查克產推河似絲柳而不垂耐霜雪
堅布且材灼為炭置徑寸于爐中數日始盡治產難
亦治心痛然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蓋地沙且鹹
根難據而易朽也予嘆曰豈無美材生非其地也惜
矣乎

光遜之人制為冠以其似貂也予嘗考漢制珥貂侍
中左常侍右我朝制大臣衣貂近臣亦不禁美觀
云乎哉誠以貂夏耗而冬耗其操似松內勁而外溫
其德似玉然則苟非其人將賦鴉梁焉真弗貴也
況膺乎有不曰查克產推河似絲柳而不垂耐霜雪
堅布且材灼為炭置徑寸于爐中數日始盡治產難
亦治心痛然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蓋地沙且鹹
根難據而易朽也予嘆曰豈無美材生非其地也惜
矣乎



會此何入而不
自得

之言極取設同
李年孔也
以字引也
也
也
也

哉戈壁即瀚海也內多奇石石之色大者如馬肝小
者如珠如玉如瑪瑙珊瑚蜜蠟金中虛而外朗起鵬
紋皆馬肝石所孕也初剖之癩日炙雨濯風掃霜雪
浸剝落盡則光璀璨矣予翼然曰異哉天之剝落之
者乃所以璀璨之也亦有木焉一木而萬木之葉皆
具名曰枋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予曰獨木
也乎哉問其地有酒乎曰有鞞鼓搗醴而蒸之曰阿
拉氣薄甚唐入所謂千鍾不醉人者阿拉氣解取斗

之
人
同
三

名論
論酒耶論劍耶
論文耶論兵耶

曰阿拉旃斗取升曰科爾旃升取合曰波羅搭拉蘇
一名哈喇以次厚合又取龕曰餘爾旃則龕敵斛矣
予莞爾曰是其釀與治同也治鍊形釀鍊氣鍊至多
為至少故能以至少勝至多雖然此難為餽糟醞
者道也聞其地亦產良馬汗不血中國人以地非大
宛貌非汗血也未有過而問者昔者夫子稱驥以德
後人稱駃騠稱騶騶以力金舍德與力而以地與貌
是紫燕白兔伏櫪而嘶寒風九方歎執鞭而笑者也

人同一獸耳然
以駭相處
泣不忍忘故主
彼動多飲之食
之一且夫勢敵

李又言其于康熙五十二年由喀喇喀至巴里坤其
地有獸似猿非猿似猴非猴中國呼為人同甘涼人
呼為野人番人呼為噶里往往窺伺穹廬見人飲食
輒乞其餘或竊取烟具小刀之屬為人所見即棄擲
而奔殺之不忍逐之復來胥無知之何嘗狎一人同
每莖豆樵汲等事喚之悉能任使至其寢食雖不能
言頗能察色居一年治任將歸馱嚙馬前提銜拔鏡
淚下如瀉李亦為之酸鼻相從十餘里塵之不去乃

遠遊若不相識
人也而獸不同
矣

子謂中純粹以
積言

囑之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猶我之不能留居此
土也可止矣若再行數里將迷途不得反矣人同始
悲鳴而去予聞之愕然而訝喟然而歎曰天地之間
人為貴非五官之謂也先官而具曰五常後官而合
曰五典傳官而行曰五事官而不事又無典常不則
人將獸之若之何獸也而人之同之雖然三五備而
後為人人也可不慎歟

蘭岩曰逐段具有至理奈人之不能參透者多

獸集韻魚其切音宜
獸之狐狸虎

何哉

雜記五則

狐之類不一有草狐沙狐元狐火狐白狐灰狐
雲狐之別或曰是獸獸者年老則妖作冠枯顯
衣擗帶幻人形為害百出焚山搽穴挾矢嗾盧
赤其族庶幾妖絕矣乎而不知是能為妖非必
為妖也偶為妖非盡為妖也且夫狐之妖有數
而物之妖無窮裸毛鱗介花木廟中偶密中金

夜譚錄 卷之四
是物皆能妖也。物之妖以夜而人之妖則以晝。脅肩詭笑，假虎憑城，翠眉紅裙，朱衣白面，斯人無非妖也。奈何獨欲赤狐之族乎？傳曰：妖由人與，人事盡則妖端絕矣。于狐何尤？或曰：老而妖者，名狶狐，又名靈狐，似猫而黑，北地多有之。蓋別一種云。予與諸同學偶譚及狐怪，擇其尤者五則記之。

貴筑劉紫來，昱東肄業。滿主于昌邑胡輝岩之山，東

栲栳 廣韻栲栳栲器也又正字通盛器也即古之栲栳在竹為之

幻化何奇此狐也即大不雅

會館中秋夜聚飲于南樓下。在座者海陽鞠慕周莊行、胡岱峯、予、龔貴陽、鄔敬齋、維肅、薛晉園、廷楷、並予與主人相與說狐。予舉紅姑娘事，咸以為異。紫來因述其客山右時聞一富室家多狐，往往幻形為崇，驚怖家口。或作饑餒老人，獨步聽上，或作老嫗持栲栳出入倉廩，或作靚妝少女倚門闔市，顛倒行人。又于壁上忽現樓臺及郭郭雉堞之類，愈出愈奇。雖不害人，而其家頗厭苦之。主人有女所居隣佛堂堂中有

何食杯乃市世
之酒而酒者
當清心可飲之
也

蠶數十。蓄酒甚多。戶常扃鍵。女日暮歸寢。與侍女過
佛堂下。聞堂中漉酒聲。窺之。見二曲背媪。就罈盜酒
飲。且飲且爭。少焉一媪大醉。酩酊之態。殊覺可笑。女
不禁喞然失聲。媪聞之。愠曰。何干爾。了頭事。喫數盃
酒耳。何笑之有。侍女應聲曰。見人偷酒。喫得如此醉。
焉得不笑。媪怒。大聲詈曰。遮莫來。掠掠爾祖姪。我將
酸爾。余黑鳥。女聞其言穢。亟避去。侍女不敢其罵。獨
立窗下。痛舐之。飛瓦忽至。傷唇擊落二齒。大痛而奔。

如此作用不婉
淫也

偶爾言選選
此福與朝之

隨聞堂中大噓。主人聞之。戒家勿多言。一夜無事。次
日。主人早起。見枕畔一物。默然審視之一。男子勢也。
血色尚新。大駭。恐閨人見之。潛以火箸夾取。置溷中。
聚僮僕察之。悉無恙。時侍女之父。從一縣令在何南。
方狎一伎。一夜伎忽來就。相與其寢。軒睡間。私處痛
如刀割。大叫暈絕。同人驚起來探。已失勢之所在。伎
已不在側。咸以為異。白乎令。拘伎訊鞫。伎言昨夜與
諸女伴作菓子戲。通宵不寐。實不知情。竟成疑案。使

之單... 卷之四... 雜記

忿身及親者
人可不鑒以自
忘哉

此狐好酒使氣
乃兩足比之
身物類於人
此亦和於狐奈
何之者多也

人送之還鄉。雖不致死。然已闔廢。主人無如之何。遂
徙居以避之。始獲寧宇。蓋侍女父失勢時。即主人枕
畔得勢時也。侍女張姓。其父色黑。號黑張。故狐有齧
黑鳥之說云。

附齊曰。吾聞狐性極淫。故名曰淫狐。乃其報怨亦出
於淫。可謂好名之甚者矣。夫名者。實之賓。狐之淫發
于其性。是先有其實。而後名附之。狐豈為名乎。然則
世之名過其實者。曾淫狐之不若也。

蘭岩曰。自盜酒而反殃及人父。此狐非但不仁
抑且無趣。殆所謂老羞成怒者耶。

胡輝岩謂貴竹蔡孝廉博雅士也。嘗向輝岩述其鄉
人褚十二少從其外祖顧明經遊巴蜀。假館于臨邛
羅氏。羅故巨族。累代為顯宦。後世雖漸凌替。而第宅
闕深。園亭幽勝。猶甲于一鄉。羅二子一姪一甥。並受
業于顧。褚亦附學其間。褚與羅之甥秦生者。相交莫
逆。同設榻于園之西軒。居半歲餘矣。時當秋月。值羅

地勝

時勝

怪怪生露

即心下詳見
此方復枝帶
不若如佳人不
丁憂承人耶

夜讀陶錄
次子畢姻顧連日困于酒食秦亦理事甚忙褚獨步
軒中深苦岑寂抽書破悶漏二下秦生攜酒盒來與
褚小酌曰逐日碌碌未遑晤對今宵少暇聊具盃酒
與子談心于是屏僮僕扃園門挑燈細酌頗極歡暢
褚浮白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秦笑曰偃鼠飲
河不過果腹徒飲豈足以為樂子有一妙人兄如見
之當思老子是鄉矣褚問為何知人秦杖梧不以實
告方叩之秦始小語曰予下榻此園二年于茲矣嘗

交一麗人年甫十七兄到後踪跡稍疎然每際花月
之夕或值兄醉夢之時未嘗不把握也以兄待我厚
故敢洩肺腑事祝兄勿復洩于人褚曰慮弟相戲耳
如果然則非狐即鬼烏可親暱秦曰誠為狐非鬼也
狐而色比宓妃才同謝女何不可親暱之有褚終屬
少年血氣未定且被酒興高力求一見秦故作難色
褚款語相央至于屈膝秦莞爾曰見之亦無不可弟
未卜麗人許否姑試之以觀兄之緣乃起身繞出廻

交一麗人年甫十七兄到後踪跡稍疎然每際花月之夕或值兄醉夢之時未嘗不把握也以兄待我厚故敢洩肺腑事祝兄勿復洩于人褚曰慮弟相戲耳

記

集韻捫捫猶摸也

習見小家女倚門開南惟恐人之不見而又見人乍離似蝶似蝶蝶此狐多矣

夜讀陶錄

卷之四

廊湖山下。輕聲喚憐姐。三輒見一女子。分花步月。冉冉而至。丰姿綽約。殊麗非凡。目所未睹。著碧羅畫衣。曳練袞。秋波流慧。蓮靨生潮。含羞睨褚。而責秦曰。小酸子。謂我不敢見此書庭耶。褚面頰口訥。勉強揖之。秦曰。褚十二兄。面嫩憐姐。勿笑之。女曰。此非面嫩。乃良心現也。豈似爾天良盡喪者。毫不知羞恥哉。乃相與入軒。見酒具。笑曰。一酸子人家。兒子娶婦。此際正好。捫捫爾等。乃收收餞餘。滋潤饑吻。恭喜今夜得兩

肥

幻極狐真大妙

達言與理足破世人癡夢

被飽嗟矣。秦曰。既不能作東道主。奈何相嘲。女曰。爾誠旅店蟹蟲。欲謀食客矣。適從六姊處。食羊桃。留得數枚。出以奉人。可乎。秦曰。甚妙。女因手袖中出一金釧。柳瓢盛羊桃五枚。鮮如初。摘蜀中故無是物。不測所自。二主分食。甚甘。既而珍饌方罄。悉于瓢中出之。羅列滿案。酣飲間。忽目褚曰。觀子芳姿淑質。自足撞破知樓第。千葉桃花。早榮早落。華而不實。理有固然。會須行樂入時。何可株侍。于是笑言欵洽。游語漸侵。

文選卷象

卷之四雜記

七

狐其達哉

車出舍碎一至
如此

褚神迷不能自主。秦從旁顧形如色女。脫之而笑曰。小酸子。真是醋葫蘆矣。凡人萍水相遭。逢場作戲。何足介意。若少時新婦之事。羅家郎又將何以為情乎。秦問少時新婦有何事。女曰。行當自見耳。有頃。驀聞人聲鼎沸。圍樹皆紅。人出視之。則庖人失火。延及洞房。坊正官軍咸來撲救。親隣漸集。蟻聚蠶屯。家口數十人。幸皆未寢。獨新婦與羅氏子。身無寸縷。股栗庭前。映著火光。纖毫畢見。二生不能正視。女乃至前。解

狐真趣人亦屬
第八

狐乃正人

狐真情人

羅衣。裹之掖歸別室。諸姑伯神龍變化接踵來慰。搶攘間已失女之所在。眾以為隣女閨中去矣。惟秦褚二生知之。但緘密不言耳。自此褚無夕不與晤對。相得甚歡。然終未及亂。蓋褚既覩覲。而女亦有貞操。一與韋釜之與任氏也。及秦生從其父歸成都。女泣別。不復再至。又二年。顧死。褚扶柩歸鄉。未及一雋。次歲成進士。工部觀政。未娶而卒。年甫二十有四云。閑齋曰。酸子所以多妬者。究其故。無他。閉戶守妻子。

非不假正而邪
最如正天下事

若將終身本無遠大志耳。真狐與褚不過話言形色之間。涉于狎褻書癡輒形諸色。何所見之小也。

蘭岩曰：守身貞見理明出詞雅。此狐不多得。

鞠慕周最善說狐。不能悉記其有奇者。足發一大噱。

言其客關中時。因事之扶風。所識有丁孝廉者。年近

四十。斷三弦。子女皆幼。號啼繞膝。不奈鰥居。仍謀膠

續。屢乖所願。丁素究心神仙之事。精于導引。每澄心

枯坐。吐故納新。輒見一黑狐對面蹲踞。瞠目相向。丁

匪多如是耶

叱之。卽刻奔逸。如此者屢矣。亦習不爲怪。一夜方坐

覺有人登榻。與已並肩坐。衣香襲人。丁自念。此皆妄

慮所招。心不動。則魔何由生。任之可也。于是垂目息

心。凝然不動。旣而其人。以頰偎腮。以口親吻。粉香

脂膩。風滑如脂。丁不能復耐。張目矚之。則二入麗人

光彩耀目。睨丁而笑。丁曰：吾固知汝爲响日狐。奈何

擾人。功果可送去否。作惹老拳。非善知識矣。女猶掩

口。噉噉俄延不去。丁躁甚。以足蹴之。顛墜牀下。旋卽

宵小媚人每動
人以所不能禁
相不自持。輒爲
所惑。可不慎哉
狐固不誑。嘗人
者也。何必峻厲
乃爾

起立。忿忿整衣曰：魯莽如此，豈復讀書人行徑耶！兒前乎狐直少所見去，不復再來。汝其勿悔。丁葉拱而謝曰：深感厚誼，敢云悔乎？女曰：從此雖焚香叩頭，祈我再至，恐亦不能矣。丁哂曰：永不敢起勅矣。女不顧而去。越數日，丁晚浴于房，又見女舉湘簾入，笑曰：我又來觀汝裸浴矣。丁不應。女蹲身其旁，以手撫之曰：背上垢厚二寸矣。我為汝擦之可乎？丁心大動，睜問物，翹然而舉。女格格笑不止，戲批其頰，作小響曰：何物書迂輕薄，乃爾。

此來何為

孤固覓之來阿
汚之有

前已遭足跡
不復來何復作
馮婦致此窮辱
實自取豈果情
癡耶

不怕汚却人家女兒眼目耶？丁陰計學道人，豈可逞欲。况明知是狐，何故動心？因瞋目大怒，奮拳揮之。中鼻，女負痛滾地，唧唧哀鳴，衝簾而遁。繼此不復再至。丁家業素封，兒女雖各有阿保，而衣食會計終苦內助。無人更囑水人，徧覓佳偶。一日有媒媪來言：有卞大戶者，家貲百萬，一女十八矣，慧美賢淑，世罕其匹。良然君讀書人多疑，少信，固多以媒妁為妄。但挽一女眷，往相之，便作徵吾言不謬。丁以為然，央姑母及寡嫂

始終不甘心于
了復托媒灼以
自若狐果何心
哉世之不知進
退甘自屈辱以
毛道于人往往
爲人所擠斥者
而始既然而預
知所止哉

遭此三辱狐可
死心矣

丁遭此報蓋小
崇之若向予述
當老拳擊乎之

不計財金
同詣卞宅周視動止真神仙中人也欣喜而歸盛誇
其色咸爲閱人多矣未見有如此女之艷者寧獨吾
鄉雖天下獨步可也丁大悅即日納聘及奠鴈親故
滿堂希冀一面入房合卺乍賭艷絕審諦之非他卽
鼻之狐女也丁大駭叩之女笑曰兒非無益與君者
君道念已堅成功可異然尚有要訣不無夢夢兒來
當循循善誘同登仙藉不亦可乎媒媪從旁攪說曰
姻緣自有天定此亦善于提警新郎無更拘泥丁大怒提屐屐擊之

媪與女破窓而走丁出戶逐之已失所在亟命燃炬
大索得諸廁中咸大譁並力奮擊廁中人提褲驚呼
顛仆于地燭之非狐蓋丁之姪婦與寡嫂也污穢滿
身傷痕徧體舉室索然昇之以歸次日同往下家無
復第宅但見楸梧數本古墓數坏而已自此狐崇遂
絕鞠在秦與丁交厚聞其自述如此

蘭岩曰人謂儒者多迂而丁卒以迂而衛道誠
非真迂也

大言人寫來如此

薛魯園謂此皆不奇奇莫奇于宛邱之狐矣宛邱牧
 李公有女及笄風致嫣然為狐所據夫人深以為憂
 時郡有女巫頗能制邪適李公入省夫人延巫至署
 告以所苦使驅除之巫大言曰此何難不過致夫人
 破十數貫錢耳請今夜即為夫人除之務使小妖狐
 喫個大苦夫大喜厚款而去時偕其徒負鼓囊而
 至設壇于園夫人率婢婦隱屏後窺之方禹步聞大
 風驟起飛塵眯目而燭不滅俄見四五少年提木杵

狐妙于用

巫亦便捷之至

佞儂按佞儂即助勸也助勸急遠足
 巫其德此大快樂事即不然當去此不復為巫矣

偏近案側仆師徒三人于地視其不致擊杵可見
 中咸拊掌曰請先喫個大苦夫人大惡巫命人往救
 厥巫巫以自拔木杵厥然而興夫人慰之曰賢師徒
 喫苦甚矣巫委頓絕不以爲事耶而前猶勉強作笑顏曰此亦
 大快樂事夫人奈何道苦二徒尤慙猩紅滿衣數婢
 扶掖而至巫回顧囑之曰此血衣最難得歸去須珍
 藏之夫人問藏之何為巫曰藏之可辟妖魁夫人大
 笑譴之

狐善識人寄托
得所矣

蘭岩曰或謂女巫大言不慚致遭此報不知愚夫愚婦不足深責所不可解者文人學士亦往往不免恨無木杵以塞之也

皋周拊髀曰是誠奇文也然予所聞某教授之事亦罕遺哉友人某為某縣教授學宮素多狐蒞任方數日即有投刺者署治下胡萬齡頓首拜及接見則幡然一翁長三尺餘神氣清爽飄然若仙對之起敬自言本晉人流寓于此近百年矣今有事將楚遊以公

蒙僑人固屬爾
萬不意教職中
有此
似此尤難得

長者敢以家口寄托某知其為狐竟諾之翁拜謝而去時舉族皆至約二十餘人某延入內室款洽甚至翁深感其誼舉酒相囑曰老小數十指悉仰喬雲之庇他日歸當圖厚報某素豪邁掀髯笑曰翁第行勿憂寶眷必不致失所翁感荷之色可掬次日束裝就道某官聞俸薄及有此義舉薪水不繼于庖而毫不介意翁二子三女皆妖艷絕倫時來某內寢親暱如父子某眷屬悉不在焉中唯次子隨侍方弱冠姿

質過于中人每見三女輒避去不接一談女向某閒
 人以游語某遠正色責之女慙謝而去數日不敢復
 至公子偶過內宅遇少女小遺階下笑而挑之公子
 俯首引避佯若不見不聞如此者歲餘始終如一日
 翁既歸再拜而謝曰賢橋梓真異人也無可為酬謹
 奉畫一軸為公壽某欣然受之遲數日翁率其族辭
 去遂不復睽閱其畫畫極平平唯畫一翁一媪正面
 並坐醜似人家影像不足賞鑒置之而已會三年考

此畫使知
 家史事
 所
 布

績學使者以其年者勒休致某宦囊羞澁羈滯不能
 歸無意坐香肆中間話瞥見一人停輿入肆胖體重
 頤衣冠濟楚僕從如雲肆主接待甚恭某欲避之其
 人挽留再四乃叙坐各道姓名其人鞠躬曰弟張太
 學也世為陞商豚兒某在庠公識之否某曰是即公
 郎耶名下士也張大喜延至其家登堂拜父某諦視
 之其貌如所得畫中翁逼肖雖異之猶不甚為意越
 旬餘張父死求畫師寫真數易人無能有彷彿于萬

狐亦神于作用

張亦亟快有此
豪不徒懼也
錢庸庸復此
素封大託貨殖傳無秩
祿之奉爵邑之入
命曰

一者某因出畫示張張展軸大駭且拜且哭告某曰
不特亡父傳神酷肖先慈棄世二十年何對此亦死
若生前也敢請其故某備述得畫之由張嘆曰此狐
借我欲厚贈公以報德也狐有施于吾甚重可不體
其意以報長者乎乃取畫贈以千金某始得携子歸
里迄今猶素封也
閑齋曰一畫也致三人各了心願狐之術一巧且幻
矣然奇不害正宜其安處學宮不遭驅逐也

蘭岩曰薪水不繼毫不解懷妖麗相挑終不及
亂教授父子其享厚報也固宜

韓越干

令狐韓越干雖世為賈人而丰姿姣媚善賦能詩詞
尤工絃筚弱冠遊京師獨乘駿驟出井陘道上值雨
見一少年婦色絕艷跨蹇驢或前或後與韓同路行
晡時雨愈洪道旁適有壞屋數椽空無人居韓暫入
避之婦亦踵至韓頗不自安然無如之何姑聽之既

符外述此殆所
謂相逢不必曾
相識者耳

自已放鬆何不
可為

不謂其金...
而駭驢見鬪...
笑韓心動不可...
因挑之曰驢猶...
觀耶抑之更有...
可笑耳不謀與...
天假之緣途中...
起日兒苟無意...
乎兒家即在直...
北喬木處去此...
僅十餘里然不...
欲與

此却非謬語

晴音直不
邪曲也

于偕歸者猥以舅姑姓嚴良人及伯叔亦皆正晴毋
家匪遠蓋枉駕見辱雖險不足慮也韓為搖惑已久
不復三思遂控羸隨之以往行入萬山中跋履迢迢
約數十里始達其處于峯環抱萬木森羅靠澗依山
得一巨宅四面別無人居韓疑之而未發婦已知之
笑曰子疑兒家無隣比乎蓋祖父辟世者也居此近
百年矣凡人罕得至此正可與了盤桓勿忖度也亟
乘鞍以馬箠搥門有二婢出應雙髻雙髻色麗商榷

如此富厚侍婢
不其何人何乃

不謂其金...
卷之四 韓拋干
長

跨蹇獨行不問
可知其為非人
也韓之而弗辨
辨愛之而弗疑
誠為可笑死世
之負道官貴財
賄明入于危
途而不知又豈
少也哉殆當局
者從總不如旁
觀者清矣

不。言。以。金。一。卷。之。四。
婦。以。小。紅。小。綠。呼。之。登。堂。輪。奐。之。美。如。王。侯。婦。易。衣。
而。出。錦。裙。繡。襖。綽。約。如。仙。子。與。前。策。蹇。冒。雨。時。什。伯。
增。色。又。為。韓。易。衣。履。亦。極。鮮。華。韓。西。向。拱。立。請。尊。人。
拜。見。婦。曰。兒。幼。孤。失。怙。已。十。年。矣。更。無。兄。弟。唯。一。姊。
一。妹。各。適。所。天。此。間。為。兒。獨。居。無。可。見。客。者。子。勿。復。
以。禮。自。拘。乃。相。携。入。閨。闈。閨。中。位。置。精。奇。雅。潔。又。為。
改。觀。凡。案。皆。檀。楠。爐。瓶。悉。金。玉。北。設。鈿。榻。南。列。縷。窓。
東。壁。懸。古。畫。西。照。合。歡。圖。也。聯。為。董。思。白。書。几。上。置。
其。不。俗。

既未語此事何
避兩道旁便工
于挑引耶

金。貌。蕤。異。香。地。平。如。鏡。不。染。纖。毫。塵。翳。婦。捺。之。使。坐。
小。婢。滄。茗。茗。尤。香。美。一。旗。一。盞。不。識。何。名。韓。問。何。姓。
適。何。人。青。春。几。何。婦。笑。曰。瑣。瑣。根。究。得。毋。誌。之。以。告。
所。歡。耶。韓。笑。曰。予。雖。為。客。而。年。甫。二。九。華。柳。之。事。實。
所。未。諳。且。賦。性。孤。清。守。如。處。子。今。與。卿。眷。戀。亦。發。朝。
之。始。所。以。瑣。瑣。瀆。詢。者。欲。心。銘。弗。諼。也。何。事。見。疑。婦。
曰。勿。面。急。聊。以。相。戲。耳。因。言。姓。韋。氏。字。阿。娟。行。二。年。
二。十。初。適。阜。平。元。氏。子。三。年。前。元。不。謹。于。行。闔。門。為。

友。譚。適。錄。一。卷。之。四。韓。越。子。元。

韓亦善于搬駁
總以飾說答之
則無從考究矣

如態柔情令人
神醉

有此樂土不復
知身在何處

此其發軔之次
耶

傳神之筆寫來
如繪

晉家所殲兒從間道逃歸僅以身免婦居于此同胞
一姊字阿妍嫁上黨妹字阿秀嫁靈邱與子同庚今
將往探之不意遇子非風緣烏能若是韓曰然則舅
姑性嚴諸昆正靖之說胡為而云然也娟笑曰亦飾
說也韓亦笑曰卿尚有一毫誠實哉相聚纔半日証
語已足破一車矣二婢亦笑有頃珍異畢陳觥籌交
錯娟則嬌癡宛轉與騎輕偎韓則熨貼慙慙凝注傾
倒俄而三星在戶移燭登牀至于衾裯枕席問其事
妙手著筆

不可竟突矣娟善吳靦每發聲音響靡靡而發阮和
之兩心如醉居匝月不離跬步日惟劈牋門酒坐月
茵花溫柔鄉景味備細領畧一日娟復往探其姊韓
獨倚檻觀魚適小紅送茶至韓戲捻其腕紅微笑睨
之曰小娘甫出門郎君便爾放浪耶韓抱持之曰古
人謂秀色可餐若卿者可以療飢矣隨探手于懷肌
膚膩不留手胸乳椒發情不可禁遂與綢繆與未闌
小綠猝至不及掩飾綠却步含笑作採花韓知其
驚
知趣
勢如

可狎以手招之綠齒尤輝反走欲逃韓踏紅追之將

及忽聞院外笑語聲嘖嘖如鶯燕綠且走且回首笑

曰郎勿矚小娘歸矣韓亦歛步尋聞叩環聲綠徐徐

理髮納履啟扉視之笑而揚聲曰秀姨何久不臨賦

玉體得毋少卻耶可掬小紅繼至問小綠與誰語綠曰紅

姐不亟來起居耶靈即秀姨來矣紅兩頰紅暈再拜

曰小娘往上黨未克言旋秀姨可居此以候之韓隱

玉蘭花下偷窺則一靚粧少艾扶一女奴冉冉而入

狐妖淫狐媚
事不令人心
神

又是一番動人
情態

冶容麗色不可正視韓目炫心搖知為阿秀無計迴

避不得已徑前揖之秀驚却羞澁引袖遮面細語問

小紅郎君係阿誰紅無以對韓輒應之曰猗氏韓樾

干也秀曰那得在此韓所恃而無恐者此耳曰令妹之所招致秀作色曰姊

孀居三年矣院門以內雖五尺之童未嘗側足汝異

鄉他姓穉齒韶年既非周親又非故舊貿焉戾止意

欲何為韓皇遽自投于地曰小人罪當死乞秀姨寬

宥之秀曰困誰為汝嬌會須縛而鳴諸官嘗試桎梏

詞嚴義正頗有
凜然不可犯之
氣象豈知故作
正人者即不正
之人也

前既一語
今又何須證及
于此

多人情態寫來
不妙

夜語良錦 卷之四
弟汝云二姊招致姑舍之待其歸而面證韓頓首謝
秀立迴廊下把茗盞召韓問曰居此幾時矣韓曰月
餘矣曰終日何所事曰無所事事秀晒曰無所事事
豈以汝作木偶人看哉我觀汝精滿氣足神旺苟非
為入幕之賓焉能若是汝之事我知之矣韓俛首不
言小綠嗤嗤笑秀曰視小紅紅頗有根色秀移步入
室呼小紅耳語良久紅頰之掩笑出口點首指韓曰
來與郎君語韓隨至西軒下紅握手密告曰適秀姘
此却向為
惟極

越初昂昂氣豪
安在哉天下滿
腔私欲者慎故
故作正人以証
人也

行徑可笑

慕郎君温文韶秀今夕欲留此與郎君一敘囑兒致
意異日小娘回切勿洩韓聆之驚喜欲狂曰敢不如
命紅反命旋聞房中嘻笑曰纔落便見小綠秉燭女
奴捧拌盛酒肴往返數四小紅即出邀曰可以入矣
韓汲水醜面澡頸易新衣及階小紅啓簾秀迎笑曰
適間戲作恐嚇語亦有懼心否韓應曰初亦甚懼既
察卿之色不惡且自念亦未嘗獲罪遂不復思女笑
而睨之曰子真接口亂人閨壺尚不伏罪韓請以酒

凡媚更淫

韓此時張皇矣
指光學能不合
聲神幽分耶

自罰小綠從旁譖之曰郎惡醉輒強酒耶小紅低語
曰想試周時但拈得酒盃耳小綠曰寧獨酒盃更撚
得小紅睡鞋矣紅面赤不復置喙秀與韓皆笑各賜
以酒是夜並宿娟榻秀肌膚滑膩似娟而柔媚淫蕩
遠過之韓不勝其憊日上八軀猶擁衾卧秀先起臨
鏡曉粧忽女奴迅走入報曰娟姘歸矣韓枕上聞之
手足失措白身下床倉皇不知所避仍匿帳中秀顏
色不少變調脂弄粉如故俄而娟入室徑坐椅上軒

直言承認反歸
罪于妹秀可謂
善于言語者矣
想其理雖時已
有成竹在胸故
爾坦然若此

眉。眼。目。凭。凡。支。願。怒。不。可。犯。紅。綠。屏。足。簾。外。股。戰。臂
搖。韓。屏。息。鴛。幃。鬢。指。聽。察。一。餉。時。秀。妝。罷。盥。手。埋。裳。
緩。步。至。前。撫。娟。背。含。笑。問。曰。姊。歸。乎。聞。往。省。妍。姊。彼
近。况。奚。似。妹。與。姊。契。闊。久。故。來。一。望。胡。相。見。不。作。一
寒。暄。語。豈。其。有。所。開。罪。而。姊。芥。蒂。于。心。乎。娟。晒。曰。自
作。事。寧。不。自。知。乃。故。故。問。人。耶。秀。曰。然。則。姊。所。芥。蒂
者。妹。知。之。矣。得。毋。為。幙。中。人。乎。幕。中。人。妹。何。由。識。實
姊。所。羅。而。致。之。者。妹。不。幸。與。之。相。值。惟。薄。之。醜。事。往

尋何修而得此
題云狐鬼實爲
六
百年如過父耳

夜言隨錄
心傷悔且無及姊之牆茨蔕蔓及姊姊之罪也方謂
慰藉之不暇乃翻以忿氣見加乎言訖掩面而泣娟
氣平亟起爲拭泪以安之曰妹若大尚不識要嬌癡
如在母側時耶姊與妹如一人又何間焉姑試之日
久便知矣秀始破涕成笑娟出韓于帷猶白身未禪
涕痕滿面娟秀相顧而笑久之始整衣盥漱載笑載
言韓一旦獲兩世姝朝暮騰歡誠荒淫無度留連半
載倏忽春來不復念身爲何如人亦不念身有何所

豈能得此何復
他念

戒狎藝而興雅
韻娟固不俗于
極樂時能勉力
卽制學者多不
能者何況女狐

事不減朱威武以宣府爲家裏也可謂會春雨初霽月色
滿庭偕娟秀飲于木香亭酣暢間秀下避侍婢噲酒
哺韓韓卽以哺娟曰挹彼注茲其樂何如娟曰樂則
樂矣無乃太藝古士女雅會未必如此子亦雅人深
致者盍舉觴政或逞吟懷卽婢子輩效而尤之亦可
繼康成佳話秀和之曰姊每于極樂忘形處輒下勉
功以爲節制此妹素所心儀者請分韻爲小詩以承
姊命于是女奴拭硯小綠裁牋小紅左右其間吮毫

夜言隨錄

卷之四 韓樾干

三

濡墨娟秀之詩同就。韓一見輒嘖嘖曰：卽此兩幅洛神賦小楷已足珍如拱壁矣。娟詩曰：紅梅正復白梅芳。無賴東風趁蝶狂。只說清芬堪殢汝。誰知韓壽慣偷香。秀詩曰：月光如幕草如茵。無事紅螺點絳唇。未死會須行樂事。忍看入室有他人。韓持兩詩三復而贊美之。娟愠曰：子大無分曉。彼作詩罵人。尚爾可其間毫無定評。使子入場衡文。必致人文顛倒。秀笑曰：勿聽姊語。姊詩亦寓諷刺。何獨怪人。韓兩解之曰：詩

異物猶解孝思
奈何人而忘其
親者比比也當
亦鑒此而自愧
矣

人多誣親姊妹。無介意也。若謂諷刺之意。二卿自思亦難回護。我亦將格筆費平章矣。娟秀乃各解顏。韓詩旣成。娟秀爭欲先觀。花牋紛紛粹碎。合之不復成文。韓笑曰：適足爲魏公藏拙。遂焚之。夜闌始罷。次日復譙于亭。韓偶見燕子將雛。陡憶萱闈。不禁廢然思返。以語娟。秀娟秀色變如夫。左右手良久。秀掩袖而泣。娟獨淒然。嘆曰：此子之孝思也。卽不欲行。尚當勸駕。况敢阻撓。特再面無時。離別之悲。誰能遣此。因相

對歛歔終宵不寐三人目盡腫紅綠亦泣涕不自禁
 戒途之日娟秀各有所贈韓亦各有所貽且慰之日
 暫歸省母約三兩月可復相聚無太自苦娟日前期
 未可定也行矣幸自愛秀哽咽不能出一語但極力
 握手而已韓飲泣而別仍跨故羸星夜還家至則母
 死已數七矣韓自慟不克送母終又思娟秀不置鬱
 鬱成疾半載始瘥及服闋復治裝出井陘循路入山
 重至其處風景如故第宅無存但見怪石寒泉亂雲

入面不知何處

去處茫茫

紅樹空山寂歷幽鳥啼鳴四顧茫茫杳無人跡徘徊
 向夕大慟而歸韓表兄王姓者為布客于都中傳屬
 國與之相善每聞其述之如此為孤為鬼為鳥獸草
 木之妖無有能辨之者

蘭岩曰亦不必辨其為何物之妖第觀其秀娟
 天成吟詠清麗多情可兒世無其匹於狎褻時
 微言以節制之間思親語勸駕以成就之絕無
 陷阱之心真不多有者耳美人不見零涕空山

富者傷心。讀者酸鼻。

永護軍

鼻城門內某衙。衙有空宅一區。甚凶。稅而居者。往往驚狂致死。護軍永某。素以胆勇自詡。同人欲以凶宅試之。謂有人敢宿其中者。當贖金具酒食相疑。永曰。捨我其誰。挺身請往。眾許之。既暮。獨携酒肉。襪被以往。二更後。飲至半酣。拔劍擊柱。大言曰。果有鬼物。何不現形。一聞却躲。向何處去。耶。久之寂然。永大笑。等

言謂者每言此等事。為口腹而輕其。身是謂死天之所。

英雄固如是耶

亦就枕。甫交睫。似有步履聲。張目視之。見內室燈光。熒熒急起。捉刃潛于門隙。窺之。則燈下坐一無頭婦。人。一手按頭。膝上一手持櫛。梳其髮。二目炯炯直視門隙。永駭甚。不能移步。既而梳已。以兩手捉耳。置腔上。矍然而興。將啓戶欲出。永失聲却走。鄰家聞之。明炬操兵來探。示已匍匐階下。肘膝皆傷。述其所見。聞者胥驚。永歸病數日。方起。同人見則嘲笑之。永不復置辯焉。

蘭岩曰：大言不慚者，輒以天下事無不可為。甫當一試，便爾狼狽不堪。奈何不于欲言時預為計慮哉。

朱外委

永平朱外委以公務獨乘一騎。腰弓矢，夜行路卑岸高，迤邐一狹路中。時際十月望後，風嚴霜重，粉月在林。忽聞有哭聲甚哀，翹首四望，見直西數十步外一白衣婦人坐哭林下，彷彿甚巨。既過而疑之，以為荒

不語

既獨其怒復而奔非性爭來誠

如此胆怯何為多事哉

郊深夜，那得有此得非妖物耶？于是駐馬把弓抽矢向空施一髀頭響箭聲如唳鶴，直出林表，其哭頓止。又施之，婦人忽起立，高與林齊，舉步來追。朱大驚策馬而奔，得入一古廟中，棄馬閉門，屏息神座，不潛于破壁窺之。俄而婦人至，往來尋索，廟外土牆僅及其腰，被髮白面，怒色怖人。既而見馬，知在廟中，探身攬撲，階石皆碎。朱驚仆昏絕，良久寂然，唯聞廟側啜啐之聲，頃之亦止，不覺憊極而睡。次日辰刻方醒，路上

石言與金
行人漸駭如大呼救人。眾懷惑人視驚問所苦。朱以
夜間所遇告聞者靡不縮頸。或以為魑魅。或以為喪
門之神。終莫能測。共出視馬。但見皮骨狼藉滿地。鞍
韉亦成齋粉。眾以為非常怪異。相禁夜行。朱徒步歸
營。病月餘始復。

蘭岩曰。無制服之能。輒貿然觸其怒。幾至粉身
碎骨。何其愚哉。吾願世之待惡人者。當以此為
戒也。

錫人

護軍某。夏月。荷鳥鎗于城外。打生。值大雨。趨避于教
場之演武廳。良久。雨愈。洪飛電迅。雷繞廳不去。某驚
思。環視廳中。驀見一巨蝎。伏梁上。大如琵琶。駭極。因
悟。雷之不去。必為此物。我盍為阿香助一臂。以分天
功。亟取鎗。下藥與銃。向蝎燃之。鎗甫發。忽大震一聲。
不禁昏仆于地。雖不能轉側。而心殊了了。恍惚有數
人入廳。洵洵曰。誤。一。人奈何奈何。一人曰。速視之。

為助一臂反受
一驚

銅以鐵縛物

銅之奇極不知用何種鑿

銅物之神不可思議

尚。可。救。否。一。人。曰。筋。骨。皆。脫。似。不。可。活。俄。一。人。近。身。以。手。捫。之。曰。無。事。可。以。銅。之。遂。有。來。銅。者。反。側。播。弄。逾。時。而。後。散。去。某。徐。徐。自。甦。扶。鋸。強。步。殊。不。覺。痛。楚。但。見。遍。身。骨。節。及。節。皮。當。聯。絡。處。皆。有。肉。銅。子。長。二。寸。許。濶。五。分。大。小。無。少。差。謬。甚。以。為。異。巨。蝎。死。地。上。兇。惡。可。怖。卽。縛。之。鎗。上。荷。以。歸。至。今。其。家。猶。存。蝎。把。云。

蘭岩曰嘗觀聊齋誌異有易首者矣有做心者

矣。與。此。可。稱。三。奇。彼。放。蕩。形。骸。者。安。得。如。此。肉。錫。子。以。銅。之。哉。

某掌班

黎園掌班某押班赴薊州演劇半月始歸路經某村村中某乙夙與有交便道就之甚見欵洽乙園亭幽邃足以有裝某及六七老伶並宿一廳廳新淨四壁皓然紙糊如雪夜飲盡歡乙辭去諸伶興未闌結伴擲色呼叫正譁忽色盆中有血一點疑鼻破羣相

交軍遺錄

卷之四 某掌班

四

怪極

不詳段金 卷之四 四
恠視既而隨毆而落。漸至淋漓。相顧錯愕。舉目環睇。瞥見當頭項。禍漬一血痕。大如椀。成大駭。各結舌無言。仰首注目。俄而血防四浸。帽紙脫落。見一物下垂。諦之。則婦人織足一雙也。血流被毆。眾驚悸發狂。奪門奔走。自相蹂躪。比人來救。而眾已神癡矣。久之。心始定。同述所見。聞者皆懼。乃相與燭火。操兵大索廳上。毫無所見。頂榻亦完好。無少破損。並無血痕。甚以為怪。遂移于別室息焉。次日白諸主人。乙聞之色變。

尤怪

萬殊有幸

以有隙而發其
際可見若人人
不知除非已莫
為之為得也

如^可灰某叩之。語極枝梧。但厚贈某暨諸伶。囑^心秘而勿宣。某到京。心頗耿耿。適乙之表弟某秀才。赴科入都。館于其家。某私以曩日所見質之。秀才故與乙有隙。因盡發其隱。某始破惑。先是乙挾勢自恣。同村數百家。強半是其佃戶。無有不為其威懾者。村西有程姓農人。其子婦出。饒于田。乙見而豔之。以索積逋。勒為針線。人居無何。乙父子遞欲淫污婦。悉不從。一夕乙長子復誘至空室。逼之。婦窘迫。爪傷其面。乙子大怒。

淫亂兇暴至此
已極

縛而褫其衣。淫訖。撻之數百。血肉狼藉。至夜而斃。懸屍于梁。蔽以頂榻。所以滅其跡也。其夫與訟。半年未決。會歲凶。程父子流徙。甫燬婦尸。迄今越十年矣。無敢過而問者。某與諸伶所見。意即婦之冤鬼。而所宿之廳。蓋懸屍處也。

屍異

有老人乘車入崇文門者。未及門。暴死于車中。守軍執御夫。鳴諸官。會日暮。相驗不及。繫諸舖中。半夜忽

貞。會冤安得不現。

此事殊大。可恨。

時勢殊錯。中有其之為。而為者存也。

老人却甚道途。

誰謂冤實中冤。誰甘心屈死耶。

失老人所在。守軍失措。相與計議。或言某處有新厝一棺未葬。蓋乘夜竊取其屍。聊以塞責。眾可之。遂取屍置車中。翊日。官來相屍。于髮辮內得一錢釘入腦三寸餘。以為車夫謀殺。竟坐死刑。遲數日。老人忽來自首。備述彼日。因一時中惡。昏絕車上。既甦。夜已二更。遂下車步歸。今聞冤及車夫。心實不忍。故來告白。官使車夫辨之。不誣。窮究致尸之由。守軍不能隱。悉以情告。復拘厝棺者。訊之。則一少婦也。初不認屍。嚇

學人拙智

死哉。何以新之。

負情。出矣。

以嚴刑始吐實蓋釘死者即其夫也為與惡少私通故千黃夜釘殺之以為斷斷不致敗露初不意如此發覺誠為天網不漏矣乃釋車夫而坐姦夫淫婦之罪焉守軍責而賞之

蘭岩曰借此事以雪彼冤天誠巧矣

紅衣婦人

西十庫在西安門內例有披甲人值宿其中某甲與同直十餘人沽酒夜飲皆半酣二更後甲起解手至

非恃酒力不敢如此甚矣酒之能事也

庫旁永巷中于月光下隱隱見一紅衣婦人蹲身牆邊如小遺狀甲醉後心動潛就搜之婦人回其首別無眉目口鼻但見白面模糊如豆腐然甲驚仆地上同人遲其來往覘之氣已絕矣卑至舖中救之逾時始甦自述所遭如此

蘭岩曰三杯入腹便爾膽大如天不顧理法一駭氣絕不知酒醒否

新刊寶鑑

卷之四

四



